

往事漫忆

流年花火

想起那年的唐山地震

单秋荣/文

1976年7月28日凌晨，一场大地震，使唐山这个上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遭受了灭顶之灾。我所在的滦源三线厂虽在北京西部山区，却也明显地遭受到震荡的冲击。房屋内电灯摇晃，门窗扭曲，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。厂部为了保障职工的安全，为几百户家属提供了帐篷，大家纷纷搬到礼堂前的广场上，住进了帐篷里。那些日子天色阴沉，淅淅沥沥的小雨好像在为受难的灾民哭泣，悲伤的气氛笼罩着厂区每一个角落，紧张不安的情绪挂在大家的脸上。

地震的时候，正逢我单位的多名同志在唐山参加省工办组织的两个会议，还有数名学员到唐山参加专业技术培训，而厂里部分同志的家乡也是唐山。那天，从新闻广播中了解到震后唐山景象的惨烈，一时间全厂上下哭声一片，有哭丈夫的，有喊儿女的，悲悲戚戚，那个场景好不凄凉。

我的家人也不平静。妈妈和妹妹到我家来避暑，赶上了地震，妈妈说我老舅的工作地点在唐山丰南县，此地属于重灾区。老舅生死未卜，妈妈整天哭哭啼啼，不吃不喝，全家沉浸在痛苦之中。

当时，厂领导组建了一支抗震救援汽车小分队，同其他兄弟单位的同志一起到石家庄的省工办集合，然后赴唐山救灾。据说这个省军工救灾车队有一百余人，他们在遍地废墟的唐山忍饥挨饿，冒着余震的危险运输货物三个月之久，为唐山救灾立下了汗马功劳；厂里的同志们也忙碌起来，后勤人员昼夜加班，烙大饼、蒸馒头、烤发糕，备足了干粮和水，由一位厂领导带头，率车队组成浩大的慰问大军开往灾区。妈妈得知有去唐山地震灾区的慰问车，不顾自己身体虚弱，同妹妹一起随车前往唐山寻找老舅的下落去了。

几天后，满载着唐山受灾职工家属的车辆返回了单位。我也得到妈妈捎来的可靠信息，地震当天老舅已去天津出差，幸免一劫。

我家邻居小何也是唐山人，她爸爸和弟弟在这次地震中不幸失去了生命。她妈妈和十来岁的妹妹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，也随车来到我厂。看到阿姨身上布满了砖头瓦块砸伤的斑斑伤痕，看到脸色发黑的小妹妹受到惊吓后那失去光彩的眼神，我的心在流血。我憎恨地震的无情，它夺去了多少人的鲜活生命，又让多少恩爱夫妻

阴阳两隔啊！

我的另一位同事讲述了发生在她家的事。地震时，在唐山丰南区的一栋旧房子里，她50多岁的母亲用身躯护住了她未满两周岁的妹妹。待母亲和孩子被救出来时，母亲的腰背已多处骨折，孩子却安然无恙。大家都被这深深的母爱感动得泪流满面。

单位一位在唐山市区参加技术培训的姑娘，当时住在招待所里，地震时躲在床铺底下，靠床铺下的一盆洗脸水维持了三天的生活，后被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。每每提到地震，她仍然泪水涟涟，她亲眼见到了亲人解放军的救援过程，那双血淋淋的手在她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大地震给每个经历过的人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心理创伤，但生活还要继续。所幸的是，苦难的唐山得到了各地部队官兵无私的救援和全国人民的深切关怀，唐山人民更是顽强地与灾难抗争，浴火重生后创造了奇迹。如今，一排排新民居整洁美丽，一座现代化的新唐山耸立在世人面前，让人骄傲，又让人感慨。41年后想起往事，我祈祷着平安和幸福，希望人间充满平安喜乐，永远不要再有灾祸的发生。

我家“鸿雁”乐全村

秦海保/文

在成安县商城镇秦家营村，男女老幼都知道秦海保家是村级信报站，全家人都管投送报刊信件。

1982年春，村党支部书记和会计来到我家协商，计划在我家设立村级信报站。那时，我村有四千多口人，每天，成安县邮政局投递员都会到村支书家投送全村人的报刊、信件、电报、包裹单等邮件。不少邮件需要先签字接收，然后由支书抽时间转投给企业、个人。村大人多，本来就事务缠身的支书常顾此失彼，经村里与县邮政局联系，县邮政局同意在村中选择可靠人员家设立信报站，负责这项业务。我家位于村东头，离茶(棚)柳(园)公路近，交通方便。我在商城公社(镇)政府工作，是共产党员，支书问我是否乐意，他还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村里经济紧张，没有什么报酬。”

望着支书期待的神情，我当即表态：“村民信任咱，咱就要勇于承担，保证干好！”从此，每天邮递员上门，我妻子就笑脸相迎，接件、签字。傍晚，我从单位下班，进家首要事就是分拣报刊、邮件，再骑自行车到村内入户交付。家里孩子要上学、吃饭，还得料理家务，加之种了近10亩地，妻子忙得像陀螺。春耕、夏收、秋种农活紧，家里仍要有人值守。妻子几次欲找村干部辞去这份费力耗心

的活儿，我都劝她道：“为村民多做好事才能有个好人缘啊！”后来，村支书过意不去，决定每年春节前给我家打个“300元的欠条”，这欠条直到2010年我村成为工业区后才分批结清。

记忆犹新的是20年前我家收到名为“秦海军”的一封平信，经查全村在二三十岁之间叫“秦海军”的男青年竟有7人。奔波三天，我逐户询问，最终送到真正的收件人手中。

10年前的夏天，某大学为“张海霞”邮来录取通知书，几次喇叭广播无人认领。经我向村民打听，“张海霞”最近外出，其家人一直在外面打工，遂让其亲戚通知本人前来领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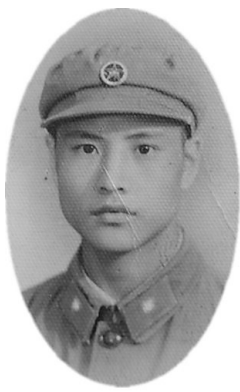
村西成立了工业园区，吸引了许多外地人前来打工。那天收到挂号信，信上写的收件人不是我村的，不认识。我几次骑车到那些企业打听，最终亲手交给收件人。他感动地说：“这是家里寄给我的二代身份证，真得谢谢您啦！”

35年来，我家接收约十万份报刊、邮件，从没出过差错。我妻子、儿子、儿媳、孙子都参与了投送。上工下晌中，自行车前筐带着邮件顺路交付是常有的事。2010年后，我从商城镇政府退休，投送邮件更经心了。不少乡邻亲切地称赞我家是“鸿雁家庭”。我说：“为村民传递信息，为建设美丽乡村，咱还愿意多作奉献！”

老照片

当年的小列兵

王志国 文供图



作者1961年的照片

我是1961年8月入伍的，每年8月，我都会想起自己刚入伍时的情景。

那年也像今年这样热，新兵在操场上拔军姿，在酷热的骄阳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，厚厚的老棉布衬衣都能拧出水来，绿色的军衣变成黑绿色，有的战友竟中

暑晕倒在地上。

连长大声吼着：“站好了！你们现在是军人，要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！”感觉真是很辛苦，但锻炼的强度这么大，每天也只是四个窝头、两顿冬瓜汤。因为太苦，一位战友晚上竟开了小差。

新兵除了进行军事训练，更多的是接受政治教育。指导员每天都组织我们学习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《愚公移山》等文章，在学习的过程中，自己暗暗觉得脸红，渐渐变得坚强起来。

潮起潮落，云卷云舒，转眼就是几十年。看看当年自己那张幼稚的脸，想想小列兵的那些糗事，心潮起伏，感慨多多。

那年六一儿童节的礼物

陈玉霞 文/供图



这张照片是父亲在1976年为我们姐弟四人拍摄的。看到它，当时的情景就像昨天一样浮现在眼前。那时，我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，随转业后的父亲来到山西的一个山沟里支援三线厂建设。在六一儿童节那天，父亲为我们拍下了这个开心的瞬间，把照片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送给了我们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尽管那个年代里物质匮乏，可是照片中每个人的眼神里，都流露出对生活和未来的无限希望。